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書二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溉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

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峯藩使尅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過義難卒孤即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拜公之明惠

奉遂庵先生書

某不肖不能仰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輒上一書

者以物議未白為門牆羞也今送門子造偽章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為天道至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淮人奏我事咸勘實江奏我事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劉喬事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既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曽參决不殺人料亦無事可廉也即有之不過害我作官耳彼既不能害我作人他非

所憂矣某自沾餘馥以來廿年于兹矣恒懼玷黙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為不意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懾權貴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鋤強皆置不説而姤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姧邪私者誣為善訐排者刻為不謹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輭者無能為也則曰強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其而

人卷不易提解問贓官者不怪官之贓也則曰李某有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怪顧又禮貌之唾罵者不唾罵贓官也則曰舉贓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傅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强盜者釋弗問也凡上司咸莫敢諸生何敖靜之拳歐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姦以强以歪以訐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其無事也而何以蒙是名也

楊繼宗對人輒罵贓官不絶口凡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静嘗以按察使朝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謀挾之并列巳名嘗又任意縱賊因當時未聞謂之姦之强之歪之訐未聞謂害人生事尚氣也雍世隆以臬司路辱知府為都御史則鞭笞將為右轄時渊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其無事也今其加我者猶又無形之謗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太祖

太宗二皇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氣開布至公猶欲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廉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如虎莫之敢動也某嘗對勘官大言曰令諸瑣瑣勘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

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勘官曰慮有後詬耳某曰夫燕卿者代天子行者也大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官不勘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彼意直欲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為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云何矣激切踈鹵不丈臨封悚慄

其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畀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其私計不謂杖屨奉道顔今十年餘矣雖耳謦欬目和晬神馳心注無殊曩昝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寛也壯歳性狂膽麤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為軒冕之爠不若丘壑為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亡子

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臨鏡竊歎
邇卜域鈞州太陽山其地泉石幽曠想於兹焉老矣南
望門牆豈勝瞻戀

其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真仰如日月親如父母
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鈇音墨㦸踈
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下而恬
汙也年來自惟復駕焉求之義杜門絶游葺室廬闢田

園為終焉計然猶多口是憎身非娥眉羣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歳再舉一兒去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其四

張陶二客比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為詳為慰某疑似之跡市虎成真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為心鈎織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誣明釋

其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疎亢弗容于時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為疆駕之馬目為磊砢之材也其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為汙下茍且之行即遘擠陷不敢為門牆玷也

其五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李晟本為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巖壑淹棲塞塵既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沙大漠

殘珹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舊民伏威
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斯所謂事半
而功倍者也某少躭章句曲荷陶成迂執忤時中歲淪
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畧然金鼓之音旌旗之色恒
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之素心也委箋名作
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是菑然命嚴意懇弗敢
固遜緣節鉞過汴時內人暴病夜警困瘁會風又襲之
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

能步騄來章幸置贈什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藥矣伏惟强食節勞為社稷為生民自愛不宣

其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録四帙奉教勘定了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横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死罪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然之光不

以擇兩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璧幸無怒于

妄人轅門萬里無由質疑以聆緒言西瞻太華吳岳之

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其七

伏念日者逺館趍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感

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沖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忽焉

衰暮公逾七袠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人非木

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訟稾耳愚

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層變化百出矣揆厥原本蓄厚決沛蘊深光淵故觸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雲者縷縷之譚未及面陳敢附

北以聞

其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傅卜尹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誰利哉𧺆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奬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

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亹亹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宜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骨肉弗覺縷縷至此大作四種五册勘檢各畢敢緘

付來使以還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
畎畆之氓伏俟太平無任慰幸懽忭之至

其九

十二月半間王承差齎教翰詩冊至并獲嶲甕陳言之
章皇上慰諭之札竊歎私幸連夜彌日歎者遭際之難
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念皇上入繼虛心委政禮耆
右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有君有臣愚安得不私為之
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於是又知遭際有難

焉因念夫子秉莅要樞建白彈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
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指事正體無如此疏之大
且切者斯所以天聽回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
行今復見之太平之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
屬年殘倥偬俟春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其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册勘校各畢中
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愚以

為託屬既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聲不涉於欺乎故寧言之而欠當不忍知之而弗言況由此有獲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首

勘官以送門子造偽章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懊恨深其文鉤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奈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參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官之文此亦甚足笑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斷斷有默

定之數通顯即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屣富貴誠利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此一言一動悉為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廷舉者一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冤而憤讒說之易扇而今乃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

四月八日

其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候
命下今寓城北玉虛觀也葢是時赦下巳久有使之無
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信候命
下形諸言矣巳又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臨發第歎
曰斯非我意你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此等不足與
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九江葢俟僕同
歸居鹿門耳自僕罹此難友朋多不復通書問結交在
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徧四海矣亦心朋友惟世思

德涵與仲默耳其難如此可悲可歎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諉世無知巳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羣而顧汰沙而收訓惜保奬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疑夷險靡貳即古大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塲悲喜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閈之疑可詑也信之獄勘者任私搆成蔑有理法無覓明之事無不寃之民如程伯者總司問

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羅織揷入擬程伯永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可曉亦大可笑也葢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壓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職而於條語則深文鉤陷迎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逝甚邇無計縮地把臂一譚用泄俛仰千古之懐耳跂望光範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數寄則為慰大矣

答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巍牘檢豐既詢所從來感刻深切歎惋并至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内義氣友朋知巳親舊不復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艱泛涸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者道邪傾葢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蕪鄙志不安下顧内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後天下事可濟也於

是義所當往違羣不恤豪勢苟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人而婞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靦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頗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顒覿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雲其餘休斯志望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有鍾子之知蒙驩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

能悉公官履嘉泰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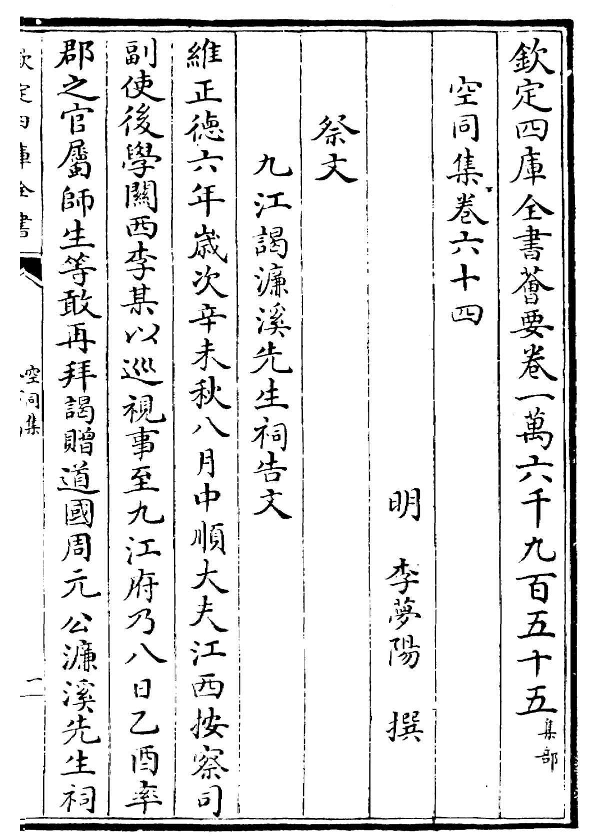
報吴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與心俱藏也北来尚無消息僕今手纜以待消息來便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謡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為非而不知者猶謂僕矜己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内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袵接席譚不逾日竒情未諒各負氣不下致生異

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靡遯自遂徃顧厥
咎孔焉然於心無他也患難相值風萍偶聚頭攢耳摩
卧起相鬧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襟遽豁轉為綢繆前
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作懷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旣
遺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
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婉實所謂言不違心者也第子
淵擬僕則似過耳長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為放歌一章
輒煩來使毋曰反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入至奉書狀備諗接遘大憂彌年在疚顏形可知也蒙以銘文見托委非其人潛光何闌顧通家骨肉義當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存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剷刈銘文中間不無筆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附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四

明 李夢陽 撰

祭文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濂溪先生祠

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為言曰嗚呼孔亡孟殂言
湮聖逖六經僅存異端為敵天產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
來文不在兹圖書啟秘我明我聰譬晦而旦江河地中嗚
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峩峩廬
山公遊而棲爰墓爰祠百世是師某沐馨研粕年逾三紀
志銳質劣無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顔
徬徨式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於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
二程夫子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饗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于前提學虛齋先生蘇公公昔省方視學衿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屈兹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已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為奠而致辭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時也又共里閈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矣而與余交余仕宦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世俗所謂相左者哉然僕于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所就固可量哉而

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此所謂井蛙之見也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倫寧沒迹於滄波巖穴之區而不肯苟祿以徇世即守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且如陶潛杜甫非不善人也然卒困苦不顯見於世乃其子卒又不甚似亦謂有天道否邪故原憲季次雖隱約然不以其故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即不似然議者

不以是貶其行故曰君子强為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
公以壙志數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卒負

熊士選祭文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衡沙跂路浩浩江瀨顧瞻劍浦有
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如玉
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鷙戢翰鳥棲弗
安聯裾並珂嗣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唫見日形忘道孚
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重離再輝我

乎南來哲人王頽蕙零松摧不見顔儀見此夜臺絶絃為誰掩袂徘徊百身誰贖返魂無丹巨川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歎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父子蓋棺者于兹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之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即不相識為公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士為僚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公之子知

有公也不知其身為身也使天下為臣者皆如公為子者皆如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忍道何忍道不忍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公父子者耳令公長子奉二柩登之巨舟由彭蠡大江反葬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固殊矣

左公墓祭文

年月日具官某以牲醴之儀遣永新縣官往祭於奉訓

大夫泰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掃治缺人鞠為榛區心竊悼之亟欲往視令在鄰邑竟亦斯沮蔦蘿之懷歆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有靈鑒茲永恍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謂有天道哉

尚饗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某日友人某等謹以庶品清酤奠於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户汪君世興

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真邪非邪兩月前世興別我行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遽死乎世興為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又客死而暴露邪且令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令竟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於其行不于其年今世興即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

嗚呼世興余又何悲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有幸方慙葭倚逝水難諶遽成萍跡浮沉既判悲慶隨生中間乖隔哽咽何述又況雍門軫存歿之懷山陽起橫吹之感迎輭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星軺衣繡鷺軾當其攬轡河朔褰帷濟上風聲義氣豈出范賈二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紳九齡褫爵丁

生端笏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罔譚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閩邊越徼竟墮踮鳶瘴雨蠻颷徒歸唳鶴一麾尚爾胡論高才獨襯南來孤魂西返榛墟巖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儆生芻昭昭有知鑒兹永懐

王汝鄰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眛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跂足而俟其液乃一旦翮鎩鱗脫奄焉與常羽凡介同盡共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肝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鄰方岳之

任高矣陟矣挹君之輝而俟君之液者天下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焉與常凡者埒邪追惟牛刀初試鷺車載揚錦炫鶚擊何者風采雖寶鋏中埋而龍光竟吐柏臺薇省台輔是階李廣不侯顔回終夭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矧附驥於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輔蓬自昔聚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弔罔由寄溥奠於生芻軫遐悲於宿草文縮意永室爾心綿尚饗

林元佐祭文

年月日友人某等以庶豆清酤奠於故户部員外郎東石林君樞所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二子未幾身與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内宜於親外義於人足永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具而其官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始而所謂天者果

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欻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一善可稱於世者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為安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宙之內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二旬於茲矣思與君偕

入並馳棋局酒盃喧娛笑謔極平生過從之樂而今不可獲矣頎然之貌森然之鬚恍然立𠀤前豪激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來也君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憑倚與陰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没予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縈欷重息未始一日而置葢一以慎善人之弗穀一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散者亦有鑒於斯否邪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凌雲槩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鎩之疾虞羅斧斤為之菑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曩謂君垂蔭萬畝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甞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謭薄弗祿悍急弗穀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穀也祿也貴也壽

也於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敏之業産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莅官赫赫畀之良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譾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畀之材若翮又安所為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為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羣趨賀君相顧而笑諏辰觴饎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廬返轡來弔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旐於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

日夜企君之歸君之䰟氣尚無它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懽其情乎不有邂逅之遇金石之盟盃酒彈劍意氣相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科於是軫雍門之調誦蒿里之歌傷如之何矣臨君之門歸轝駕矣丹旐揚揚柳在下矣子哀妻絰賓容縞衣冠送矣嗟嗟悲夫修榮短戚窮憂達悅伸暢縮抑人情固矣及百年共盡一抔均掩貍鼠内穴螻蟻下吶草卉瓦石

又何異矣孰天孰壽孰愚孰智矣君雖弗昭異於弗仕四十而有子異於徒死吾又奚悲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東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為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為乎來胡為乎歸子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廝後有臺江行月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旐前飛素幔後圍賓客縞衣而白冠送

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飽子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為營營之魂乎豈生死有地壽天者天乎草木黃隕繁霜慘人吳澤寒波越猿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魄返魂俱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羜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亡弟汝含祭文

汝含既卒之三日二哥以牲酒果為奠拊棺大慟仰天

而言曰嗚呼吾弟吾尚忍言邪昔我先君從官於河藩挈吾兄弟僦居岷邸入飽出嬉家室如火元年戊申喪我季姊癸丑喪吾母乙卯又喪吾父八年三喪故業崩解骨肉荼毒李氏不絶如綫維伯兄念先世起家之艱夙夜困憊振我中葉久而未集吾雖竊有班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閭惟汝焉望而汝今死已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汝七歲猶乳以吾母絶守於汝也十歲矯悍羣兒莫之敢鬭十三四綴幡走馬捷如猱狖吾知汝

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典籍日誦二千言微旨奧義多所自解十八九鋩鍔軒露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者必善走也吾見汝額骨隆隆起髪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速之客二人來緋袍而阜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簀惟汝焉憂以婚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目䀮䀮而癡首

岑岑而惡更數醫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此虐也嗚呼天邪命邪嵩嵩之垠天乎壽之命乎佑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言之雖虞爾之䰟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矣所不能言汝亦知之否邪

方山子祭文

方山先生卒殯矣大梁李某乃以香幣之儀遥奠於殯所為言曰於乎横海之鱗鈎者徒盱順風之翼弋人何

慕子也傑特謷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舟浮游

駿馬馳鶩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如蚓螬一

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及風騷笑銜盃戭手無

停毫於乎鄭子易良其背詩養時晦天道忌露自滿者

潰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桂折松摧珠沉玉頹鳧雁鳴𠮷

雲霾慘其遵吳邁越魂氣東之方山書屋沙溪釣絲驚

猿月嘯孤鶴夜悲生芻延頸山川紆迴歌不盡哀意豈

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關西李某以剛鬛柔毛清酤庶果往奠之曰汝生早孤形影偎偎甫及解事遽天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哉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畀爾良既篤既臧惠親友弟和鄰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所不永者謂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衣呼食示健强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況予小子再經旬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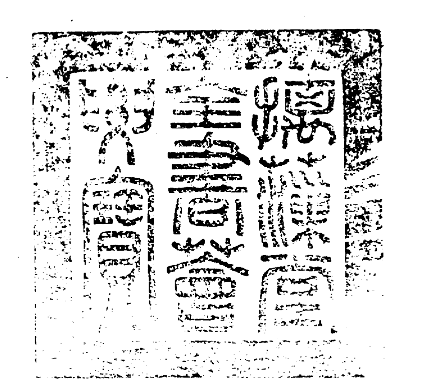
而竟至此阽危之言琅琅可書天鼓自候以占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于殤莫樂于死斯言良怪要有至理聉聉聽之尚其鑒止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嘉靖元年二月戊寅朔我廣武郡君將啟殯而西宅之三十六阪之佳欝於是甥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貴者盛我君玉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鵠夜悲於乎

賢匪無瑕天實靳之貴匪無盛我遘靡時既畀之壽胡靳之祺如瓊株飈撼珍草霰摧即光英馨馨詎守之弗黷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殞晨月竟沉既往何言追思痛心雲轜載駕二月初吉羽衛翶𦐊原野慘慄攀號莫及窀穸永畢哀哉尚享

空同集卷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五

明 李夢陽 撰

外篇一

化理上篇第一

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摶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

星之妖為攙搶天狗慧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黒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詞兩而事一也

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汙汙變則化

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葷臭味穢雜於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葢言土也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

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敝超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察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于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

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鵞鴨則宜鷄濡則傷土炭一也冬至則輕夏至則重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坱圠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曀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即惡風淒霜無損於折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黄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

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

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

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

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静而動者出

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系在背背有

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下

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天尊陽

化理下篇第二

夏則伏者傳其所剋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而

穀槁則妨矣百步之内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竊其意義是故數占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江之

南石之色皆亦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歷驗之測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洲中國者南贍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滇之石北之蟶南之鰲淮之蠏吳之蛤能盡究所来耶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辯如海市烏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能辯如豕立

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自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歟口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藏心為火烱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干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在

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宫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兊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支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

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揲著乎

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離為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内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為目也水絶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省穡坐其場麥將颺候風焉田老曰風之來視

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来子詰之田老曰風即来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颶焉麥果四落子曰嗟斯可以心觀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況心乎況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

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濶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涷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槩斂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斂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斂則萌者始枯實者

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生其證也

元氣正行巳矣成歳功巳矣非無邪惡妖䘚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溷溷無損於歳功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

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十裸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氷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第三

道理一横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隷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人食蔬穀不害食果蓏害木剋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食果蓏多則酢而内熱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雀乳雛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歷者聖人節天者也

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剋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

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剋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

地之異耶冷使之耶江之南不産荆棘山不産櫟柔之

義耶孔林不産荆棘仁耶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終

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廬之中

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肇

姬尹之空桑陳摶之肉摶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人以㲉内含生生故曰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髪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也

凡物極則反

松柏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淡荆棘針刺樗櫟臃腫芝菌靈異茶蘪穠弱鹿葱海棠豔並育而同生氣之變化然也

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為凡者昧化理者也凡産必前動謂之回轉
無礙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為次回轉
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
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龀
橄欖為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骨
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席具化理其篾一横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

也一篋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篋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

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

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

隆水廣故其口闊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闊故南人不

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戇智而流故其性飾

水克火然水火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

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盖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鵶以萬數集於龍樓子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来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鵶以萬數集江栁向王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鴟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鵶符家言環莊樹皆鵶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来鵶亦不復来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嚵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謡如令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背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宫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

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
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蕤賓而蕤賓鐵躍而出亦謂
知音耶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證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
如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
皆然又如繪樸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廬踈松片
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閣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
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鸛亦南即鵁鶄鷦鷯梧同黄雀之徽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為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為柔柔為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寐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絶羣類高飛遠

翕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即有湮淪者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令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箋云唐天子尚乘馬況宰相哉如肅宗與玄宗控馬是也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也

破滎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葢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至寶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悶者欲人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

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鑒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義生味故吟詩必用邑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為妖擊之口吐火斃頃又蘇痊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誤邪抑形有變邪此

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則生麟此牛馬交者邪
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方
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為方削其角則圓矩為平直
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或問方
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陽根陰也
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濟
變之譬也覂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鱖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鬛謂人懼己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牛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鰣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為駮駮鋸牙食虎豹一名兹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殊也駮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顫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

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禽如鶻搏兎鶚擊鳶

治道篇第四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為為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矧哀非正已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不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

真偽兩在不逆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

羣居而和一君子每螽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

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
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群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
之下著一雕器則詫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小人
而羣小人内絶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
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

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竟寢不行

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内好撐船亦以度言也

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費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窄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即如父母育嬰兒有一息忘之耶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孔

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沌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因渭水為

亦而闢東盜愈緐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胤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世乃辟乃匪諶乃有初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言酗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愆爾止又亂性故無明晦號呼

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湎之也

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人無賢愚嗜酒必踣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切

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栗

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人

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内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所好好之人天以是報德也故令將喬其官則高廣紅黄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固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又曰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德無其業無其業無其位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耳矣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顔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為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

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劉基徐達輩固天生之也我太祖用之而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内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内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聞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刻則不恕則恕已

淩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令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
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為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
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叅左右使久則入
為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
不更事之嫌令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葢官
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爭相夤緣求速故私奸
易規避大事無了絶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

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為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吏調法知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誚之誚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

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絶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詵

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

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巳所著書上覽

之大怒閣臣楊士竒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家盡焚

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一道德以

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文書即徹黄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如聚財强兵非不為上然非為德扳引私昵非不為下然非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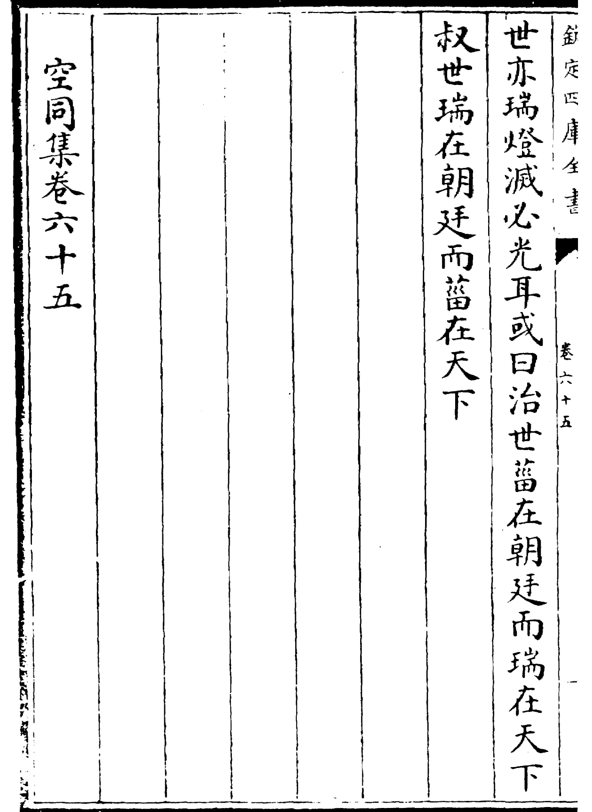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

固有則憂樂俱泯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名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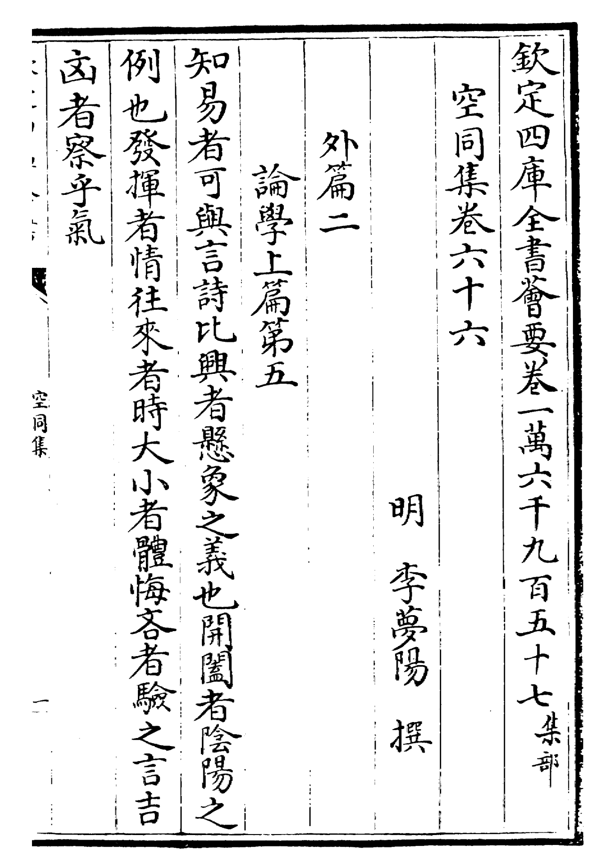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敦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蓄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異而叔



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

空同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七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六

明　李夢陽　撰

外篇二

論學上篇第五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察乎氣

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燄愈熾福祐臨而拂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突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空同子曰暑日但靜坐則心便定心定則涼然老人不能也道心者借血氣行者也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身衰則行之難孟子亦曰壯而行之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

該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約傷肉不必該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擅于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湔洗為聱牙為剜剔使觀者知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或曰今之材松栢故易摧古之材金玉故難朽子曰金

不鑄玉不琢古而今矣松柏非棟梁不斲今而古矣或曰斲之人摧之已今之材自棄哉子曰不鑄不琢無害於質斲之摧之質斯毀之歟

涉疑而徑詢於長則瀆聞譽而專叩於己則損故夷齊知仁桑户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或問詩集自序謂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固文學筆也空同子曰吁黍離之後雅頌微矣作者變正靡達音律罔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予以是專風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

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令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逺沈特校定之耳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

惟聖罔念作狂斯反之之聖乎衛武公抑詩如履薄氷臨深淵是也或曰聖矣念罔乎曰生而知者無哉然有惕心焉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激生於忿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人自聾自盲

耳音色使之哉陰陽消長五行生尅發之聲為音吐其
采為色騰之為氣滋之為味天以之成人以之生貪者
戕淫者荒音色之罪哉毀量折衡而民不爭民之爭量
與衡使之哉黃鐘者累黍而成隔八相生萬事由之自
然之數也量與衡所由起也聖人則天訓民已耳非有
心為之也凡此皆忿人之辭耳故曰忿之辭激亢結之
文激亦忿人非邪
枚氏七非心於七也文涣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

七然皆俳語也夫宫室服食游獵諸等君子恥言之而乃侈之又相襲言之邪漢之崔傅魏之王曹晉之張陸皆一代之偉也亦爾爾耶令俳人作院本名一文錢戰到底祖曹植七而為之也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然過曰賢智則過亦難矣過猶不及思中行而與之者立教之經歟

志不在界而不力以求之思而不學者也有終身焦勞而不獲者矣力以求之而心無達焉學而不思者也有

終身研磨而弗獲者矣

敬生於愛者厚生於畏者嚴生於德者久生於尊者暫愛生於公則徧生於私則偏生於真則淡而和生於偽則穠而乖生於義則疎而切生於欲則昵而疑

特立之士必無徇人之為徇人者必同也心無義理則狹舉目無可意事故曰盡心知性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馬似而已矣是故賢

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丈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流行天地間即道人之日為不悖即理隨發而驗之即學是故摭陳言者腐立門户者偽有所主者偏古人言必稱先王不合則疑疑則闕今人弗合則詆詆則仇程子曰自點檢不暇尚暇點檢人邪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詆人者必好為師者也

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又如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

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微天下不以謀數為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𭅺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

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孔門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孟子傳權非權則中不中非中則大學不大學

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為不情

論學下篇第六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丈異者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㓕韋陸其人也貪𠤎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罔吉戕生道也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末技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閣老劉聞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箇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

色厲而内荏内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内陰而外陽也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

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他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以出土時分量具也培之使之足巳耳非能矯之使增也如松參天柏盤石桃李能之乎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礙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瑩鏡無妍媸人自妍媸鏡

不塵人自塵月不雲人自雲

晉人字傳之今無不精妙者然比之羲之則下矣神不如也羲之字輕重操縱獨神而十七帖為最

理欲同行而異情故正則仁否則姑息正則義否則苛刻正則禮否則拳跽正則智否則詐飾言正則絲否則簧色正則信否則莊笑正則時否則謟正則載色載笑稱焉否則輯柔爾顔譏焉凡此皆同行而異情者也

人之偏甚於蔽蔽易通偏難回難回則堅堅則僻易通

則開開則復

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

簡言少失矣張訂頑足矣乃又正蒙故於道或有畔歟

六經言利而孔孟不言利經言利利正也孔孟不言利

謂非正者也公私之别也然夫子戒利辭更嚴謂多怨

謂小人喻故於利則罕言以利非貞鮮不壞者

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人

音猶然而訓者為怡又如西人謂都是為純而純其藝

黍稷謂都是黍稷也今訓者為全又西人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而所其無逸王敬作所今訓者以為居處

古人重威儀而詩為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曲禮三千皆欲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詩曰顒顒昂昂萬民之望而今無知

之者悲夫
孟子論好勇好貨好色朱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是言也非淺儒之所識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於天下而人遂不復知理欲同行異情之義是故近裏者諱聲利務外者黷貨色諱聲利者為寂為約黷貨色者從侈從矜吁君子素其位而行非孔子言邪此義惟孔知之孟知之朱知之故曰非淺儒之所識也

有恃者壞恃勇者亂亂必亡恃才者凌凌必傷恃壯者
縱縱必夭恃勢者驕驕必戕孟子所謂生憂患而死安
樂者也
高必自卑大必由衆故自高無卑無卑則危自大無衆
無衆則孤得丘民為天子衆之謂也無得罪於羣臣百
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麴糵為酒酒成而麴糵棄讀書求義義精而文自捐故
泥書者謂之糟粕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鮮也周茂叔君子以道充為貴而曰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如其義亦塵銖之乎

孟子不談易以孔門不易言也論語加我數年與不恒其德耳孔子傳之參大學不言易參傳之思中庸不言易思傳之軻孟子不言易以是知孔門不易言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言也

春秋終始為麟魯西狩獲麟孔子乃始取魯史筆削起

自隱元故曰始於麟筆至獲麟之文遂止不復修故曰

終於麟

道貴簡默非但防易與煩也有道者其言自簡聽言亦

簡不費辭說而情偽了然也言約而義盡故自簡易曰

吉人之辭寡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慎

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他卦

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更精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賁也顯之義也故曰上下察也至者極至之義精而微者也全體言非也即以夫婦言之二五妙合聖人知之乎孔子不幸而出妻聖人能行之乎故一事有一至全體有全至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斯謂之之至亦全體乎

大風歌而霸心存秋風辭而悔心萌詩外哉否乎

作事謀始然坤戒始則曰無成知終終之然訟戒終則

曰終凶由是言之執一者可與言易乎

事勢篇第七

論樂毅者謂不即下即墨莒而敗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周之克殷也周公君陳畢公繼撫其餘民多士多方諄懇未服也乃毅能旬月而收齊〈氷〉墟其城郭夷其宗廟食其倉庾稅其畝畒役其丁夫邪即使無單之火牛火牛不止一單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柳氏謂箕子佯狂意紂或崩武庚幸立無人輔之空同

子曰細人哉斯言箕子洪範數學之源也乃獨不知天命去留耶微子去之亦為輔武庚去耶武庚可輔之君否耶

家曰胥思斷義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緒而分之也如理亂絲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平道塗斯大小遠近之義乎

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菑其身不然必其子孫矣子孫

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為之矣人家世修積而後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淫之也

天地間皆性也獨人貴者自貴之也失其貴則賤惡至矣有草芥犬馬之者矣夫草芥犬馬不猶有愛之者乎

斗筲之器管仲之器雖小之然器也今之材雖小無之矣雖大無之矣何也成而後器今未成而毀之奚其器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穀

未充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笴矣十歲而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僞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促促矣悲哉嗟嗟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食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而令不之見矣悲悲哉嗟嗟

聚必散散之不善則惡矣善者仁行而義施惡者禍生而家破者也吁慎聚哉

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神明也聖人之意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於祀也忽故其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蔑乎

忠者通上下而言者也獨於臣切者利達之途其心易欺也左氏上思利民忠也不忠不足以使民況事君乎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人文王

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孟子氣象非止嚴巖說大人便藐之貨多便厚葬其親得位便車乘臺僕傳食於諸侯便曰舜受堯天下揮霍赫灼難量哉

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讐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俗人道哉

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

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烏氷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顔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空同子曰古今人見同乎偶哉或問何也曰周以文弊宜忠與質以矯之予序戰國策言之矣然陸士衡嘗述焉不偶同乎

時能輕重人或問何也空同子曰桓榮曲謹之學遇盛漢而重賀循大賢之具當衰晉而輕是故今之人知榮

而不知循非時使之乎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名之使還也使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其與之曰閫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名而奪之也名之而不赴則騎刧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

秋之義也

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遜是也危謂孤峻遜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絶游斯之謂高謙晦如不譏議不圭角不問朝報差除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不大凡禍自口出故言貴遜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戰國策周之衰乎論祖論繩尺宋之亡乎或問何謂曰其氣萮以索其文刻以峭

或問趙苞徐庶之事空同子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

髠問男女授受之禮而舉嫂叔者何也禮嫂叔無服又不通問斯別之又別嫌之又嫌者髠真辯雄哉大抵戰國横議堅白非孟子不能破

求勝者必敗老子不為物先即見羣龍無首也故項籍於劉智氏趙滅

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萬世師不謂之用何邪子陵

淵明世遺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之思不謂之用邪

令人論行藏太易是故退風微矣孔子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則行藏易邪不易邪

據詩書載記文王非無意於商也曰文王受命曰大業未集如後車載姜三齡與武勘黎伐崇等事誠非無意者特時未可耳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亦謂時未可耳然孔子則謂文

王無意

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明子月非寅耳初無他意義而儒先每以大一統言鑿矣今秦權往往人見之亦有王春或王正月文亦謂之大一統乎或問秦權何有此文空同子曰秦奉周正朔故云王以別于寅以是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非孔子故加之以大一統也曹無劉久矣然銅雀瓦有建安年秦無周久矣然權有王正月

予謂關張死而蜀事去或云蜀人不幸龐士元死士元不死關張未必死然乎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事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空同子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操不代漢者欲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之名而使子孫享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之也操嘗曰死題墓道曰漢征虜將軍曹侯足矣此欺之由也操征馬

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急還欲受漢禪而死於途

異道篇第八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水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推

之有不准哉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昇字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二三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氛之表下小區寰擾擾溷溷焉耳吾静觀高覽吸日月之華極雲霞之變閲寒暑之代潜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寰内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精去殻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况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强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

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却拋獻必假之濵如衒人
役鬼心於貨色則鬼反弄之是也
釋言怪主於有故妄宋儒言怪主於無故泥怪者鬼神
之變也有而無者也
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沈儒之色和脺又靜
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强而止故抑儒順而
用故活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貪取故其教汙儒有揮千金而不

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

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人言釋有體無用夫體者對用之名也無用而有體哉

吾儒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者用也人之動常活

故感則通所謂敦化而川流歛之一而散之萬者也釋

毀心人也夫心既死而有體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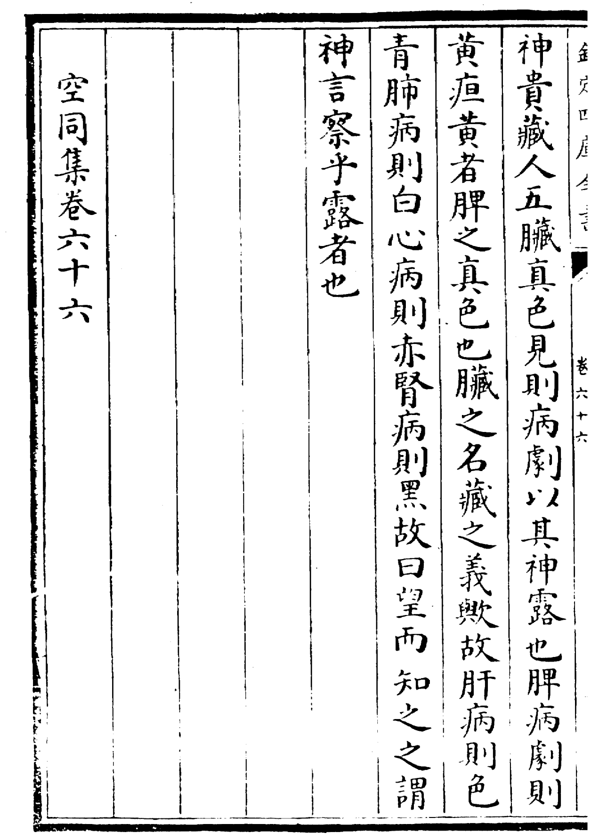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書

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啟人自新之門而闢其反觀

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嘉靖丙戌夏倍熱戊子更熱其年皆倍寒故曰大熱之歲必大寒言陰陽之爭也五運六氣不違而欲治醫者可鑒哉

夏陽氣畢達伏陰在内謂綠綠未絶之陰潛伏待時夏至為姤如冬至之復也驗之井泉則陰之伏亦九淵之底而病暑者大順散治之薑桂大熱意為過飲冰水者設如王安道之議非謂伏陰能使人虚也



神貴藏人五臟真色見則病劇以其神露也脾病劇則黄疸黄者脾之真色也臟之名藏之義歟故肝病則色青肺病則白心病則赤腎病則黑故曰望而知之之謂神言察乎露者也

空同集卷六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